

名 医 经 验

近代著名中医专家蒲辅周，毕生潜心岐黄之术，深得医道真谛，除其渊博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临床经验殊堪后学探究外，临证用药更是独辟蹊径。笔者不揣愚卑，在重温文献的基础上，对蒲老临证用药特点作一浅述。

一、明标本、权衡祛邪扶正

分清标本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首要前提。蒲老认为，尽管疾病的表现极其复杂，但治病求本是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的共同目标。他强调，不明标本，不足以求因、审证和论治。《素问·标本病传论》说“知标本者，万举万当，不知标本，是谓妄行”，此之谓也。

治病求本，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。蒲老临证，无不先明正邪盛衰，总能权衡而施，恰到好处；不论是外感还是内伤，是正虚还是邪实，总能抓住病机关键投以应证药物。他指出，外邪入侵，每多实证，当以祛邪为第一要义，虽亦有体质素虚或因病致虚者，然不可妄补；内伤杂证，每多虚证，虽亦有新增外邪或因虚致实者，然不可妄攻。治外感病，重在分清表里寒热；治内伤病，要在分清虚实寒热。他认为，新病为实，久病为虚，然新病亦有虚，久病亦有实，临证应分

浅述蒲辅周临证用药特色

四川省万县人民医院 周 晨

主题词 / 蒲辅周 扶正 祛邪

中草药 / 投药和剂量

清主次缓急，定证准确后方能确定祛邪扶正孰者为先。用药时应驱邪勿伤正，扶正勿恋邪，虚实互见则攻补兼施。

蒲老治疗疑难杂证，尤善治病求本，常于平中见奇。如治一患者，染肝炎半年，体温38~39℃达半月余，汗出如洗。前医予白虎汤、大柴胡汤未效。蒲老见其不烦不渴、身倦语微、脉大无力，认为属气液两伤，以玉屏风散合甘麦大枣汤加减治疗而愈。此以正气为本、正胜邪却而收奇功。

二、适时令，人与自然一体

蒲老十分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，更注重时令气候对人体的影响。他认为，治病“必先岁气，勿伐天和”，并指出“治急性病，重在掌握季节之常变，辨别主次用药”的原则，这对指导临床实践起到很大的作用。1945年暑，成都大雨连绵，

街巷皆积水。小儿患麻疹皮下隐伏不透，宣透无功，诸医棘手。蒲老默思二三日夜，认为“暑季多雨，热从湿化”，按湿温法通阳化湿，俾湿开热越，疹毒透出而愈。又如，1950年石家庄市流行乙脑，投白虎汤甚效，次年北京亦见此病流行，再予之则效不显。蒲老根据当年北京久雨，湿热司令，病属湿温，遂改用通阳利湿法，以三仁汤、杏仁滑石汤化裁，收效极佳。由此可见，用药不离时令，方能恰中病机，提高疗效。

蒲老不仅施治外感病，注意时令邪气对人的影响，即使是内伤杂病亦根据气候的变化施以相应的药物，以提高疗效。如同为治疗冠心病，病人金某系因寒潮气候诱发，故用香橡皮、黄芪等味辛温理气，固表祛寒；病人苏某系因气候阴雨、湿热郁闭所致。遂用黄连、薤白等

小考神、魂、魄、意、志、鬼门

武警福州市支队卫生队 袁安仁

主题词 中医名词

中医学的神、魂、魄、意、志、鬼门等名词，在中医典籍中，应用广泛，颇有深意可思。但是难以理解，有碍于初学者学习。为更好地与大家一起学习，就此试作一些浅释。

神：一是指人体脏腑机能的外

在表现，即人的精神状态，是人体感觉、意识、动机、意志、行为的总称。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口能言，肢能动，良好的食欲、正常的起居，都是神的活动表现。二是指具体的思维过程。心藏神，古人以“心为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”为训，

实指大脑是发挥聪明才智的来源所在，即大脑的功能；再者，《灵枢·本神》曰“故生之来谓之精，两精相搏谓之神”，此处之“神”，是指人之所以能成形的物质基础，即禀受父母之精而成。

“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”是医生对病人判断预后、确定治疗方法的重要依据。神，在此指人的正气，得神即是正气尚充，失神即是正气衰败。

魂：在临床上可分为生理和病理。就生理而言，指正常情况下人体处于睡眠中的梦幻，“随神而往

味清热化湿、开胸利膈。二者均获康复。

三、顾胃气，勿损五脏之本

《素问·玉机真藏论》中说：“胃者，五脏之本也。”蒲老临证用药十分强调顾护胃气，诚之曰：胃为后天之本，治病勿伤胃气。“顺其脾胃升降”，是蒲老“以胃气为本”的重要内容。蒲老强调临证治脾胃，既效法东垣对脾之温补，又力倡天士对胃之清润，温以升，清以降，缺一不可。《蒲辅周医案》中常有顺其脾胃升降而出奇制胜者，如用甘麦大枣汤治愈脾弱转输不利引起之习惯性便秘，用红糖、生姜煎服，治疗热病误下腹胀如鼓、小便不通者，药虽平淡，然奥秘自在其中。

蒲老认为，“卫出中焦，中气弱卫亦不固”。因此，在治疗外感疾病时十分注意脾胃的作用，或助胃气以祛邪，或和胃气以善后。虚人外感，辅以参、芪、术、附温阳复元以助胃气；伤寒后期，投以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温脾胃以生胃气；温病后余热伤阳者，以竹叶石膏汤清热保胃气；热传阳明者，以承气之类泻热生津以救胃气，饮食停滞者，以保和丸等消食导滞以复胃气。

来者谓之魂”，就病理情况而言，可理解为梦游、脏躁病或处于谵妄状态中病人的病理表现等。

魄：就阴阳来讲，魂属阳主动，魄属阴主静，同寄于人体。古人将人的感觉动作及脏腑运动的功能，都归属于魄的作用。张景岳说：“魄之为用，能动能作，痛痒由之而觉也。”

意、志：心有所向而未定，谓意；回首往事、记忆犹新，亦谓意。志是意有决断，卓有所立。意与志都由神明所主，是大脑所表现出来的功能。

蒲老在内伤杂病的治疗上，更以胃气为根本，许多疑难杂证常以脾胃药收功。对低热患者，诚之曰：“苦寒药不宜多用，不仅伤败脾胃，苦寒太过亦化燥伤阴。”对肝病惠者，不主张投以大寒大热，以免克伐生发之气；对五更肾泻者，认为非肾虚一端，概与温肾，非其治也，故尔强调补脾在治疗五更泻中占有重要地位；对病后胃弱、进食过度、变生他证者，则令其节食损谷，以养胃气生复。

四、启后学，用药独具匠心

蒲老对遣方用药造诣精深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，使临证用药具有鲜明的个性。他认为“持数方应付百病，猎中者少，受误者众”，故尔上效仲景，下宗天士，问道同里，其用药法度严谨有如仲景，轻清灵动有如天士，形成了药精、量小、价廉的用药风格。

他认为，病愈复杂，用药愈精。曾治一“重症肺炎”见脾阳损伤之逆证，以甘草干姜汤频服，药仅两味，其效殊奇；又如在屡用桑菊饮、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咳喘中，总剂量还不及30克。他还自制二鲜饮（鲜竹叶、鲜芦根），认为在热病表证已罢而用之有如白虎汤之功，有衄者加鲜芦根，童便兑服，则又

具犀角地黄汤之力。他善用单方专药，讲求简、便、廉、验，每有良效。

蒲老对证加减用药更见功底。他认为，用药最忌复杂，一方乱书一二味不相干之药则难见功。在不少方剂的加减上，他常自成一家，如风温初起，于银翘散或桑菊饮中加入葱白，以透邪外出；热盛络伤出血证，于相应方加入童便，以滋阴降火止血。

蒲老很讲究服药方法，常视病情缓急、病程新久，而酌情予以丸、散、膏、丹等不同的剂型。同是汤剂，有隔日服、不拘时服的不同；同是丸剂，有早、晚服的方药之区别。如治刘某气血两虚、流血不止案，早服补中益气丸，晚服人参养荣丸；又一医以玉屏风散所治虚人外感案，病未去反见胸满不适，蒲老以原方减其量，小剂煮散获效，且无胸满之弊。可见，药物的不同服法及不同剂型的选用，均有深意寓于其中。

（作者简介：周晨，男，30岁，江苏省无锡市人。1978年毕业于四川省万县地区中医学校。现为成都中医学院函授大学八五级学员，万县人民医院中医医师。）

《中医基础与临床各科题解》出版

为配合全国高等中医自学考试及中医函授教育，辽宁省科技出版社，最近出版了《中医基础与临床各科题解》下册。此书收录了儿科学、妇科学、药剂学、中药炮炙学等12个学科的题解。此题由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的主编拟题及解答。每科均有二套题，重点突出，内容翔实，深入浅出，是自学中医及基层中医药人员必备参考书。

全书50余万字，每册4.80元，（含邮、挂号费等）。汇款请寄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辽宁中医学院收发室收。

鬼门：是指人体汗腺（汗毛孔）。开鬼门，即是指汗法。鬼，古通魄。肺藏魄，肺气通于皮毛，汗从皮肤而出，称魄汗。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：“开鬼门，洁净府。”就是常用的一种疗法。

（作者简介：袁安仁，男，38岁，湖南省汉寿县人。1969年入伍，1973年毕业于福州军区军医学校。现任武警福州市支队卫生队长、主治医师。）